

September 2015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i*-Poetry Studies during Late-Qing and Early ROC Period as Exemplified by the Editorial Work on Wu Wenying's Poetry

Xuejun Che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Chen, Xuejun. 2015.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i*-Poetry Studies during Late-Qing and Early ROC Period as Exemplified by the Editorial Work on Wu Wenying's Poetr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5, (5): pp.186-193.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5/iss5/20>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梦窗词校勘、词学师承与晚清民初词学思潮的演变

陈雪军

摘要: 晚清民初,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等晚清四大家及其弟子们潜心校勘梦窗词,形成了一股校勘梦窗词的热潮,并因此引发词坛的梦窗热。他们师友相承,前后相继,无不宗尚梦窗词风,由此开启了一代词学宗尚之风。朱彊村推崇梦窗,至《宋词三百首》的出版问世而达到了鼎盛。晚清民初学梦窗词蔚然成风,梦窗也因此获得了至为尊荣的地位。这是词学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思潮演变,其中共同校勘梦窗词集和词学师承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关键词: 吴文英;《梦窗词》;校勘;词学思潮

作者简介: 陈雪军,文学博士,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民国词集专题研究”[项目编号:13AD048]的阶段性成果。电子邮箱: xuejunchen65@163.com

Tit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i-Poetry Studies During Late-Qing and Early ROC Period as Exemplified by the Editorial Work on Wu Wenyings Poetry

Abstract: The paper examines the phenomenon of the editorial work and critical annotations to Wu Wenyings Mengchuang Ci-Poem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 four major scholars, namely, Wang Pengyun, Zheng Wenzhuo, Zhu Zumou and Kuang Zhouyi, studied Wu Wenyings poetry and, together with their disciples, promoted the fever of “Mengchuang Ci-Poems (Dreaming Window, the Art name of Wu Wenyings)”. These scholars and their disciples formed a lineage in criticism for Wu’s poetry, which set an example for later compilation of ci-poetry anthologies and helped to establish the arguably last major transformation in ci-poetry criticism history in China.

Keywords: Wu Wenyings; Mengchuang Ci-Poems; textual collation; ci-poetics

Author: Chen Xuejun, D. Litt.,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Ningb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5100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 in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xuejunchen65@163.com

明末清初以来,词学中兴,词学流派风起云涌。其中随着每次词学风尚变化,往往就会有一位或数位唐宋词人成为崇尚的对象,成为引领词学风尚的旗帜,如阳羨词派之崇尚辛弃疾,浙西词派之崇尚姜夔,常州词派之崇尚周邦彦,莫不如此。而到了晚清民初,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等晚清四大家及其弟子们潜心梦窗词的校勘、研究,形成了一股校勘梦窗词的热潮,并试图“以梦窗词转移一代风会”(施蛰存 357),改变词坛的风气。一时间,梦窗词风成为议论最多的话

题,吴文英成为最受尊崇的典范。这是词学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思潮演变,而其中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等晚清四大词人之间亦师亦友的词学传承以及共同校勘梦窗词集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一、梦窗词校勘引发晚清民初词坛梦窗热

周密《草窗词》卷上有一首《玉漏迟·题吴梦

窗《霜花腴词集》》,这是现有关于梦窗词集的最早记录,《霜花腴词集》可能是梦窗最早的词集,惜今不传。现今所知梦窗词最早的刻本是毛晋的汲古阁六十家词本,共存词 347 阙,之后清杜文澜重校梦窗词。然两家刻本错误较多,毛氏误在失校,杜氏误在妄校。至晚清民初,几代学者潜心梦窗词的校勘、研究,形成了一股校勘梦窗词的热潮,进而推动词学风尚的演变。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历时 30 多年。其中重要的校勘、刊行的版本有:

1. 四印斋刊本《梦窗词》(1899年刊行,王鹏运与朱祖谋联合校勘);
2. 无著庵刊本《梦窗词》(1908年刊行,朱祖谋增补校记、笺释的再校本);
3. 《彊村丛书》本《梦窗词》(1913年刻印,朱祖谋据嘉兴张氏涵芬楼藏明代张廷璋抄本校勘的三校本);
4. 《彊村遗书》本《梦窗词》(1933年刊行,三校本后,朱祖谋继续校订《梦窗词》,1931年朱祖谋逝世后,由其弟子龙榆生于1933年刊行);
5. 郑文焯校《杜刻梦窗词》本;
6. 郑校《嘉业堂藏手稿》本;
7. 郑著《梦窗词校议》;
8. 郑著《手批梦窗词》;
9. 张寿镛《四明丛书》本《梦窗词》。

其中尤以朱祖谋用力最勤,校勘最为精审,其梦窗词校勘至十数遍,前后历二十余年。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朱祖谋来到京城,开始跟着王鹏运学填词,后参加了王氏主持的咫村词社。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王氏邀约朱祖谋共同校勘《梦窗词甲乙丙丁稿》,即为四印斋刊本(1899年),后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扬州重刊,此为朱氏一校《梦窗词》。此后,朱氏意犹未尽,遂谨守半塘校勘五例,于1908年再次校勘《梦窗词》,其成果即为无著庵本,此为朱氏二校《梦窗词》。民国二年(1913年),朱氏从嘉兴张氏涵芬楼借得明万历太原张廷璋家藏旧钞本《梦窗词集》,钩稽异同,勘正毛本讹误,是为三校《梦窗词》,并将所校词集刻入《彊村丛书》,录词 256 阙,又从汲古阁本《梦窗四稿》等词籍录吴词 84 首,编为《补遗》一卷。别撰《梦窗词集小笺》附于卷后。朱氏去世后,其四校定本,由弟子龙榆生编入《彊村遗书》,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刊刻而成。龙榆生对于其师校勘梦窗词的贡献,在其《晚近词风之转变》一文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梦窗沉埋六七百年,自止庵庵而出之,始为世重。既经半塘之校勘,先生复萃精力于此,再三覆校,勘为定本。由

是梦窗一集,几为词家之玉律金科,一若非浸淫其中,不足与于倚声之列焉”(381)。

朱氏之后,于梦窗词校勘用力最深,成就卓著的是郑文焯。光绪三年(1877年),郑文焯在京城任内阁中书,后因七次会试不中,遂绝意进取。旅居苏州,潜心词学研究,与王鹏运、朱祖谋词学过从颇密,切磋词艺,词籍校勘成了他们的共同爱好。郑文焯研治梦窗词十余年,堪称竭尽心力。今存杭州大学的郑文焯《手批梦窗词》“历时十余年,题识几遍”,他所手校的梦窗词,有杜文澜刻本《梦窗词》校本以及嘉业堂藏手稿本《梦窗词》。《梦窗词校议》和《郑文焯手批梦窗词》是其校勘梦窗词最重要的成果,吴熊和先生在《郑文焯手批梦窗词》中称赞说:“郑文焯一生校勘梦窗词的心血,可谓尽萃于此了”(300)。

集晚清诸家校勘梦窗词大成的是张寿镛。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张寿镛编刻《四明丛书》,第一集为《梦窗甲乙丙丁稿》,他吸纳王、朱、郑等人的梦窗词校勘成果,并将私家收藏明朱存理《铁网珊瑚》所载“文英新词稿”16 阙,附刊于后。《四明丛书》本《梦窗甲乙丙丁稿》收录了朱祖谋所撰《梦窗词校勘记》《梦窗词集小笺》;郑文焯所撰《梦窗词校议》上下二卷,张寿镛撰《补校梦窗新词稿》一卷,另有《四库全书》所载梦窗稿四卷补遗一卷提要,张寿镛序,诸刻序跋(毛晋、杜文澜、刘毓崧、王鹏运《梦窗甲乙丙丁稿述例》、朱祖谋、王鹏运、张尔田,《鄞县志》所载吴文英传,张寿镛撰《新刻梦窗词稿凡例》,可谓是梦窗词校勘中的集大成之作。

除了校勘,梦窗词笺注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朱祖谋、夏承焘、杨铁夫在不同时期,对梦窗词进行校笺,分析、揭示梦窗词的脉络,一一指示梦窗词的凝炼处、细微处、曲折处、深刻处,为读者读懂梦窗词揭示了门径。朱祖谋于《梦窗词集补》后作《梦窗词集小笺》,对 93 首梦窗词进行笺释。之后夏承焘作《梦窗词集后笺》,精选 50 首梦窗词,详细考证了词作年代以及词作中所涉人事、名物等。陈洵的《海绡说词》甚至专门开辟梦窗专卷,精心选择 70 首梦窗词,既有细致的校勘、考辨,也有独特、精彩的艺术分析。总之,在校勘梦窗词的过程中,校勘者不断对梦窗词的本事、名物进行笺注、考释、解读,为读者读懂梦窗词提供了便利。

其中杨铁夫于梦窗词笺释投入的精力最大,耗时最长,以至于数易其稿,三版而成。第一版《梦窗词选笺释》,杨铁夫精选167首梦窗词予以校笺;第二版增补佳词,扩至204首;第三版《吴梦窗词笺释》则对全部340首梦窗词进行笺释,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由无锡民生印书馆出版。《吴梦窗词笺释》对于梦窗集里的字误、衍文、脱字、阙文、倒文、词律等方面都进行了校勘研究,时出新见;另外还对吴文英的生平、行实和交游进行了考辨,在朱笺、夏笺基础上作进一步考证,颇有创见。因此,其校勘成绩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如钱仲联在《吴梦窗词笺释序》中说“笺诗难,笺词尤难,笺梦窗词尤难。[……]得铁夫之笺,识梦窗之真不难已”(施蛰存 357)。夏承焘先生也评论说“钩稽愈广,用思益密,往往于辞义之外得其悬解[……]使原词精蕴,挹之愈出。较彊村之笺,尤为进矣”(施蛰存 356)。总之,杨铁夫以其词籍校勘来践行梦窗词学的旨趣,其梦窗词校笺,为梦窗词研究提供了详实的基础性文本,并进而助推民国初期崇尚梦窗的词学之风。

总之,校勘梦窗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理论取向,以校勘来表明一种词学态度,开创一种词学风气,由此引导晚清民初的词学风尚转向以宗梦窗为主,引发晚清民初词坛的“梦窗热”。

二、词学师承与晚清民初 词学风尚的转变

吴文英于南宋末声名未显,但已经进入了批评界的视线,张炎、尹焕皆有评论,而且总体评价尚算客观公允,并无偏执之论。梦窗词在元明两代几近销声匿迹,如陈霆《渚山堂词话》、王世贞《艺苑卮言》、俞彦《爱园词话》这些明代词话,几无片言语及梦窗词。这种情形至明末清初稍有变化,西陵卓人月、徐士俊编选《古今词统》,于梦窗《莺啼序》“横塘棹穿艳锦”置评云“凡物贵多则不能精,贵精则不能多。词至梦窗,其齿牙余唾,皆作梨花;爪甲清尘,无非香屑”(612)。由此开启了清人评赏梦窗词之序幕。清初,浙西词派兴起,他们标榜清空醇雅,崇尚姜夔、张炎,而将吴文英等南宋词人视为姜、张的羽翼,由此吴文英亦渐渐为人所知。

尽管常州派的张惠言认为梦窗词“枝而不

物”编《词选》时,于梦窗词一首不录。但同为常州词派的周济却给予梦窗前所未有的好评“梦窗奇思壮彩,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秣摯。”还认为“梦窗立意高,取径远,皆非余子所及”,并指示了一条“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唐圭璋 1643)的词学途径,从而将吴文英视为与周邦彦、辛弃疾和王沂孙并肩的“领袖一代”的大词人。尽管如此,周济并没有讳言吴文英的“生涩”与“过嗜短钉”(唐圭璋 1643),故其评价仍不失为客观公允。不过,周济总体上给予了吴文英比较高的评价,如此好评,词史上从未出现过,由此改变了人们对梦窗词的看法,并进而影响了晚清民初的词坛风尚。对此,饶宗颐先生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自周济标举四家,并谓‘梦窗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秣摯。’于是风气转移,梦窗词与后山诗并为清季所宗,如清初之家白石而户玉田矣”(236)。

由周济到王鹏运的词学传承中,端木埰是一个关键性的重要人物。端木埰,江宁人,唐圭璋先生称其为晚清词坛的“祖灯”。他承周济词学,极力推崇碧山词,甚至将其词集名为《碧澹词》,意为酷嗜碧山词。甲申(1884年)以后,他与王鹏运、况周颐等同直徽省,互相酬唱,唱和之作颇多,如端木埰的《碧澹词》,与王鹏运酬唱的有19首,与况周颐酬唱的有5首。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彭瑟轩、王鹏运辑《徽省同声集》刊行,把端木埰、许玉琢、王鹏运、况周颐“四中书”的词合为一集,而且把端木埰《碧澹词》放在首位。这样的安排,不仅仅因为其行辈为尊,实将其视为开导风气之先辈。的确,从晚清词学的传承来看,端木埰是晚清词学的引领人物,“晚清四大家”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大都受其影响。陈匪石就曾经分析过王鹏运的词学来源“近数十年来,词风大振,半塘老人遍历两宋大家门户,以成拙重大之诣,实为之宗,论者谓为清之《片玉》。然词境虽愈变愈进,而启之者则子畴先生”(端木珠 111)。唐圭璋也认为,晚近词之复兴,王鹏运与朱祖谋贡献尤巨,然“端正二人学词之趋向,端木埰实亦有力”(端木珠 1021)。他精选《宋词赏心录》,赠予王鹏运,以供他“清玩”,实际上是在指示其学词的门径。此书后来改名《宋词十九首》,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吴梅、

邵瑞彭、陈匪石、唐圭璋等人都作了题跋，而吴梅、唐圭璋等人，皆为彊村弟子，由此可见端木埰的影响。总之，端木埰“在创作方面兼师王沂孙与姜夔，旁涉苏轼，理论上远承张惠言和周济学说，近接金伟君、祁离藻、周之琦及其尊人的词学观念，以‘浙’‘济’‘常’，以自己的创作、批点和选本，有力拓展了常州词派的理论格局，对‘晚清四大家’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并由此而奠定了晚清词学的基本发展方向”（彭玉平 32）。

之后，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等晚清四大家将梦窗的词学地位推向了极致。正如吴熊和先生所说“清末崇尚梦窗词之风转盛。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况周颐为晚清词坛四大家，于梦窗词皆寝馈甚深，倡导甚力”（297）。

晚清四大家，也被人们视为临桂词派，如蔡嵩云《柯亭论词》将清词分为三期，第三期即指临桂词派“第三期词派，创自王半塘，叶遐庵戏呼为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和之者有郑叔问、况蕙风、朱彊村等，本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参以凌仲次、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而益发挥广大之。此派最晚出，以立意为体，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严，故词法颇严。今世词学正宗，惟有此派。余皆少所树立，不能成派。其下者，野狐禅耳。故王、朱、郑、况诸家，词之家数虽不同，而词派则同”（唐圭璋 4908）。

王鹏运对于词学的最大贡献在于整理、刊刻了《四印斋所刻词》，共收录词集 31 种，尤其是反复校勘吴文英《梦窗词》，还邀约朱祖谋共校梦窗词，并提出了校勘五例，遂使校勘笺注梦窗成为显学。不仅如此，他在《梦窗甲乙丙丁稿跋》中还极力称赞梦窗“梦窗以空灵奇幻之笔，运沉博绝丽之才，几如韩文杜诗，无一字无来历”（施蛰存 355）。完全无视前人对梦窗词的基本评价：生涩、质实，反而推许为“空灵奇幻”，而且把梦窗词提到了与杜诗韩文同等的地位，这可以说是自梦窗词流传以来最为独特的和最高的评价了。王鹏运之所以推崇梦窗的原因，尽管他自己没有明确阐述，朱祖谋后来在《梦窗甲乙丙丁稿序》里分析说“梦窗词品在有宋一代，颇颇清真。近世柏山刘氏独论其晚节，标为高洁。或疑给谏王鹏运说，亟刊其词，毋亦有微意耶？余知给谏，隐于词者也。乐笑翁题《霜花腴》卷后云‘独怜水楼赋笔，有斜阳，还怕登临。愁未了，听残莺、啼过柳阴。’

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读梦窗词当如此低徊矣”（王鹏运 883）。这里朱祖谋分析王鹏运校勘梦窗词、学梦窗词的原因是“隐于词”，借梦窗词寄托自己的情怀。郑文焯也看出了梦窗词中的感慨，他在《致朱祖谋书》中说“窃意当此世变，宜以奇情慷慨，以写余哀。如清真西平乐、瑞鹤仙、浪淘沙慢诸曲。其时或值方腊之乱，其词颇多峻切之音。即梦窗亦感触时事，不尽自组丽中来”（黄墨谷 221）。他们都看到了梦窗词中“古之伤心人”的怀抱，并产生了一种心心相印的独特体验。

而尤为重要的是，晚清其他三家，皆是在王鹏运的褒奖和引领下，走上词学之路的。无论是校勘梦窗词，还是填词学梦窗，无不受其影响。如果说以前每次词学宗尚的转向往往与选词有关，那么晚清民初的词学转向，则与校勘词集和词学师承相关，而且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朱祖谋曾回忆自己填词和校勘梦窗词受王鹏运影响至深，他说“予素不解倚声，岁丙申重至京师，半塘翁时举词社，强邀同作。翁喜奖掖后进，于余则绳检不少贷，微叩之，则曰‘君于两宋途径固未深涉，亦幸不睹明以后词耳。’贻予四印斋所刻词十许家，复约校梦窗四稿，时时语以源流正变之故”（8406）。朱祖谋之后的四校梦窗词，就与王鹏运的“约校梦窗”有关。而且其填词之学梦窗，亦与王鹏运的引导密切相关，王鹏运认为他“于两宋途径固未深涉”，正好可以专心致力于梦窗。而当朱祖谋治梦窗略有所成，王鹏运即极力称赞，大加推重，他在《彊村词原序》中称赞说：“自世之人知学梦窗，知尊梦窗，皆所谓但学兰亭面者，六百年来真得髓者，非公更有谁耶？”（朱祖谋 8405）。

尽管王鹏运只比郑文焯年长几岁，也应该算是同龄人了。但郑氏对王氏尊敬有加，甚至以前辈相称“光绪壬寅九月廿八日，半塘前辈来自大梁，以是刻整装本见贻”（郑文焯 5）。指的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王鹏运自开封南游吴门，将新刻的王朱合校本《梦窗甲乙丙丁稿》赠送给郑文焯。从此开启了郑氏校勘梦窗词的热情，填词也以梦窗为宗尚。

况周颐也得到过王鹏运的传授和褒奖，其《餐樱词自序》云“余自壬申、癸酉间即学填词，所作多性灵语，有今日万不能道者，而尖艳之讥，

在所不免。己丑薄游京师,与半塘共晨夕。半塘于词夙尚体格,于余词多所规诫,又以所刻宋元人词,属为斟讐,余自是得窥词学门径。所谓重拙大,所谓自然从追琢中出积,心领神会之而体格为之一变,半塘亟奖藉之”(1)。之后他与朱祖谋互相切磋、唱酬,词风和词学观念皆有所精进,他认为得益于“师友”者至多:“壬子已还,辟地沪上,与沅尹(即朱祖谋)以词相切磋。沅尹守律綦严,余亦恍然向者之失,断不敢自放。《餐樱》一集,除寻常三数熟调外,悉根据宋元旧谱,四声相依,一字不易。其得力于沅尹,与得力于半塘同,人不可无良师友,信然欤!大雅不作,同调甚稀,如吾半塘,如吾沅尹,宁可多得?”(况周颐 1)。而四大家之后,民国时期治梦窗词者,从早期的吴梅、陈洵、杨铁夫、龙榆生,到稍后的陈匪石、夏承焘、刘永济,无一不得到朱祖谋的扶持和奖掖。朱祖谋在指导弟子填词时甚至将《梦窗词》作为入门教材,其弟子杨铁夫曾回忆过朱祖谋指导其学词的经历“呈所作,无褒语,止以多读梦窗词为勩。始未注意也。及后每一谒见,必言及梦窗,归而读之,如入迷楼,如航断港,茫无所得。质诸师,师曰‘再读之。’如是者又一年,似所悟又有进矣。师于是微指其中顺逆、提顿、转折之所在,并示以步趋之所宜从。又一年,加以得海绡翁所评清真、梦窗词诸稿读之,愈觉有得”(施蛰存 360)。

在朱祖谋影响下,其弟子亦普遍推尊梦窗词。如曾师事朱祖谋的陈洵,在周济提出的王、吴、辛、周四家词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尊梦窗为师,将吴文英与周邦彦并尊,提高吴文英在词史上的地位。他在《海绡说词》中说“周止庵立周、辛、吴、王四家,善矣。惟师说虽具,而统系未明。疑于传授家法,或未洽也。吾意则以周、吴为师,余子为友,使周、吴有定尊,然后余子可取益。于师有未达,则博求之友。于友有未安,则还质之师。如此,则系统明,而源流分合之故,亦从可识矣”(唐圭璋 4838)。

刘永济是朱祖谋、况周颐的弟子,深受老师的影响,对南宋吴文英推崇有加。其《微睇室说词》选讲宋词 102 首,除了周邦彦的 6 首之外皆是南宋词,尤其是选吴文英词 80 首,占全书的五分之四,推尊梦窗词和南宋词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南社成员庞树柏也是南宋词的鼓吹者。据柳亚子

《我和南社的关系》一文记载:(庞树柏)崇拜南宋的词,尤其是崇拜吴梦窗,而他本人是词学专家,南宋的正统派(柳亚子 38)。庞树柏是朱祖谋的学生,他推尊梦窗词和南宋词无疑是受师说影响所致。

总之,自周济推崇梦窗之后,端木埰继而扬之,尔后由王鹏运而朱祖谋,而郑文焯,而杨铁夫等,师友相承,前后相继,无不宗尚梦窗词风,由此而开启了一代词学宗尚之风。

三、朱祖谋引领词坛宗尚梦窗之风

朱祖谋的词学贡献主要在校刻词籍,《彊村丛书》成为词林四大丛刻之首,尤其继承王氏事业,三校梦窗词,遂使梦窗词善本流传。但是,朱祖谋论词极其矜慎,故留下的论词文字极少。作为转移一代词学风气的词学家,其词学思想幽微难明,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不过通过他的一组品评清代词人的《望江南》词和其他同时代词人的评述,我们还是能略微窥知他不轻易示人的词学主张的。

张尔田在《复夏承焘》中曾经分析过彊村的词学渊源“盖彊翁早年从半塘游,渐染于周止庵绪论也深”(尤振中 977)。又说“先生守律则万氏,审音则戈氏,尊体则张氏”(朱祖谋 7122)。张氏即指张惠言,朱祖谋《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第十二首即是论张惠言的“回澜力,标举选家能。自是词源疏凿手,横流一别见缁绳。异议四农生”(朱祖谋 8303)。寥寥数语,道尽张氏选家之能事,认为自其《词选》出而词体遂尊。其弟子龙榆生评张氏语“疏凿《词源》,别开疆宇,使此体上接《风》《骚》[……]百年来词学界之得重放光明,又不得不归功张氏矣”(81)。正道出了乃师之意,张选于词学实有振衰起废、摧陷廓清之功,不愧为常派开山之祖。同时,其《望江南》评周济云“金针度,《词辨》止庵精。截断众流穷正变,一灯乐苑此长明。推演四家评”(朱祖谋 8303)。认为他标举四家,自树风声,金针普度,指示学词的门径。因此其弟子龙榆生也对周氏推崇有加“周氏不特为常州词派之正宗,直是海内倚声家所当同奉为圭臬”(81)。“止庵之有功词林,盖不仅在恢宏二张之遗业,而其广开途术,示学者以善巧方便,诚不愧为广大教主矣”

(龙榆生 392)。总体来说,朱祖谋之推崇周济胜过张惠言,他认为至周济则推崇宋代四大家,示学者以学词门径,堂庑特大。而反观浙西词派,则颇多微词。其《望江南》评朱彝尊曰“江湖老,载酒一年年。体素微妨耽绮语,贪多宁独是诗篇。宗派浙河先”(朱祖谋 8302)。虽许之为浙派先河,却批评他“耽绮语”“贪多”。

因此,从晚清、民国时期整体词学背景看,主要受到常州词派的影响。正如龙榆生所说“而常州一脉,乃由江、浙而远被岭南,晚近词家如王、朱、况、郑之辈,固皆沿张、周之途辙,而发挥光大,以自抒其身世之悲者也”(376)。这里龙氏指出了晚清四大家的词学观是沿袭了常州词派“张、周之途辙”,而“以自抒其身世之悲者”。但是,彊村并没有亦步亦趋于常派词学观,而是有所“发挥光大”。其“光大”就体现在词学崇尚对象的变化上,那就是对梦窗的推崇上。朱祖谋称赞梦窗云“君特以隽上之才,举博丽之典,审音拈韵,习谳古谐。故其为词也,沉邃缜密,脉络井井;缜幽抉潜,开径自学,学者非造次所能陈其意趣”(施蛰存 354)。具体体现在《宋词三百首》的编选上,龙榆生曾经分析过其选词的意图“周氏欲以稼轩之‘雄心高调’,运梦窗之‘奇思壮采’,而不知赏东坡之‘清雄’(王鹏运说),适以自限。又取碧山与清真、稼轩、梦窗,分庭抗礼,亦微嫌于拟于不伦(彊村先生说)。为矫此弊,而彊村先生之《宋词三百首》,乃继之有作”(龙榆生 84)。吴梅也分析过朱氏此选的意图“彊村所尚在周、吴二家,故清真录 22 首,君特(吴文英)录 25 首,其意可思也”(吴梅 3)。虽说是周、吴二家,排第一的却是吴文英,这样的排名,词学史上是首次出现。朱彊村推崇梦窗,至《宋词三百首》的出版问世而达到了鼎盛。随着这本书的一版再版,词坛崇尚梦窗的风气也达到了极致。

在朱祖谋的影响下,其弟子们对梦窗词也几乎是一片称赞之声,如吴梅《词学通论》云“梦窗词,以绵丽为尚,运意深远,用笔幽邃,炼字炼句,迥不犹人。貌观之,雕绩满眼,而实有灵气行乎其间。细心吟绎,觉味美于方回,引人入胜。既不病其晦涩,亦不见其堆垛”(吴梅 71)。又如陈匪石《旧时月色斋词谭》也说“细读梦窗各词,虽不着一虚字,而潜气内转,荡气回肠,均在无虚字句中,亦绚烂,亦奥折,绝无堆垛饭灯之弊。后人腹笥太

空,读之不能了解,辄袭取乐笑翁语,亦为质实而不疏快,亦不谬乎?”(215)。还有张尔田《〈梦窗词集〉跋》云“梦窗词殿天水一朝,分镇清真,碎璧零玕,触之皆宝。虽埋藩泪,其精神行天坡,固自不敞”(施蛰存 353)。杨铁夫《〈梦窗词选笺释〉序》里的评价也很高“梦窗诸词无不脉络贯通,前后照应,法密而意串,语卓而律精。而玉田‘七宝楼台’之说,真矮人观剧矣”(施蛰存 361)。可见晚清民初崇尚梦窗之风之炽烈。

余 论

在晚清四大家及其弟子门人的大力推衍之下,晚清民初学梦窗词蔚然成风,梦窗也因此获得了至为尊荣的地位。但是弊端也由此逐渐显露,这些模拟梦窗的词作大多片面追求辞藻巧丽、韵律铿锵,却忽视了梦窗词气韵浑成和感情沉郁的一面。他们往往只是堆砌典故,致使语句破碎,不能卒读。因此,当时也即刻招来了一些批评,引发了争论。

庞树柏是朱祖谋的弟子,也是南社成员。柳亚子就多次提到他与庞树柏在词学上的分歧,“槩子固墨南宋门户,称词家正宗”,而柳亚子认为“词盛于南唐,逶迤以及北宋,至美成而始衰,至梦窗而流极”,尽管辛弃疾“欲挽狂澜而东之,终以时会迁流,不竟所志”,对此,庞树柏“怫然与余争”(胡朴安 631)。陈去病在其《病倩词话》里也批评说“光绪一朝,词家宗尚咸取南宋,而南宋之中,尤重梦窗。故隶事僻奥,摘词窒塞,有类覆射,无当宏旨,虽使阅者终篇毕览,亦瞢然莫名其妙,此正玉田所讥质实是也。其于骚雅清空,得无背欤!”(李康化 253)。批评的就是“尤重梦窗”的王鹏运、朱祖谋等人。柳亚子在《与高天梅书》中更是指名批评郑文焯等人:“近世词家如郑文焯辈,弟亦殊不满意。其病亦坐一涩字,往往一句中堆砌无数不相联络之字面,究之使人莫测其命意所在,甚有本无命意者。”认为原因在于学南宋的姜、张、吴,如果“学苏、辛而不似,犹有真性情”;而学姜、吴而不似,则“徒以艰深自文其浅陋,欺人而已”(李康化 253)。正所谓旁观者清,一眼就看出了学南宋、学姜吴的弊端。

其实,学梦窗之弊,前人早有所论述,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词学家孙麟趾在《词迳》里

说过这样一段话“梦窗足医滑易之病,不善学之,便流于晦。余谓词中之有梦窗,如诗中之有长吉。篇篇长吉,读者易厌;篇篇梦窗,亦难悦目”(唐圭璋 2553)。

对于片面推崇梦窗词而引起的词坛弊端,《同声月刊》1941年第1卷3号刊载的吴眉孙《致夏瞿禅书》,专门作了深刻而透彻的分析:

当代词人,务填涩体,字荆句棘,性桎情囚,心力虚抛,语言鲜妙,此其一也。谓填创调,必依四声,本不能歌,乃矜合律。且四声之中,古有通变,入固可以代平,上亦可以代入。馔尹丈洞明此理,故当时朋辈以“律博士”推之。乃彼迂拘,一声不易,如斯泥古,大可笑人,此其二也。吾家梦窗,足称隐秀,相皮可爱,学步最难。近代词坛,瓣香所奉,类皆涂脂抹粉,碎裂绮罗,字字短钉,语语褻纩,土木之形骸略具,乾坤之清气毫无,作者先难其详,读者更莫名其妙,此其三也。此在老手,或犹讲音律,而兼识辞章。乃使少年遂欲假艰深以文浅陋,词学不振,盖有由来。

其实,王鹏运、朱祖谋在庚子(1900年)前后校勘梦窗词,学词宗尚梦窗的时候,关注的并非仅仅是声律、辞藻。如龙榆生后来回忆说“往岁彊村先生虽有‘律博士’之称,而晚年常用习见之调。尝叩以四声之说,亦谓可以不拘”(381)。也就是说为了感情表达的需要,可以不拘四声,可见他们填词时也是寄托自己感情的。况周颐在《礼科掌印给事中王鹏运传》中说其“才识闳通,不获竟其用”,“惟精研词学,生平愀款抑塞,一寄托乎是”(汪兆鏞 4059)。朱祖谋在《半塘定稿序》里称王氏“卒以不得志去位,其遇厄穷,其才未竟厥施,故郁伊不聊之概,一于词陶写之”(陈乃乾 1)。而张尔田《彊村语业序》中称朱祖谋也是“折槛一疏,直声震天下,即不得当,一抒之于词”(朱祖谋 8127)。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朱祖谋的心态和身份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辛亥鼎革后,朱祖谋以前清遗老的身份隐居于苏州,真正是“隐于词”了,他把精力都放在了校词和研究梦窗上,这时也没有多

少“真性情”要寄托于词了,自然就把词视为一种消遣与把玩的艺术形式,就会更加注重其声律和技巧。以朱祖谋在当时词坛的资历和名望,“海内翕然奉为金科玉律”(冒怀辛 111),也就不足为奇了。

实际上对于学梦窗的弊端,朱祖谋后来有所察觉,对当时词坛的弊端有着清醒认识,并且努力在理论创作方面探求救弊的药石。卢前《饮虹箴论朱氏词》云“老去苏吴合一手,词兼重大妙于言”(陈乃乾 9)。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亦云:“论定彊村胜觉翁,晚年坡老识深衷”(76)。他想到的方法就是用东坡词的“疏”来调和梦窗词的“密”,借词选的流传来纠正词坛沉溺于梦窗的弊病。但风气一经形成,要拨乱反正,回归正轨,殊为不易。以至于1940年前后在午社成员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四声之争”。争论的“实质是民国时期以推崇梦窗为标志的词风发展到这一时期面临困境,要求再次转变的一种体现”,“是词学界对晚清以来持续不断的梦窗热的一种反思与反拨,表现出再次解放词体的内在要求以及对词体功能定位的重新思考”(朱惠国 8),关于这场争论的详细情况,参见朱惠国先生的《“午社”四声之争与民国词体观的再认识》一文。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 陈匪石《宋词举》(外三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 [Chen, Feishi. *Examples of Song-Dynasty Ci-Poems* (with Added Three Books). Nanjing: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陈乃乾编《清名家词》第10册。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
- [Chen, Naiqian, ed. *Ci-Poems by Eminent Ming- and Qing-Dynasty Poets*. Vol. 10.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ress, 1982.]
- 端木珠选录《宋词赏心录校评》。台湾:正中书局,1975年。
- [Duanmu, Zhu, selected and ed. *Commentary Annotations to Appreciation of Song-Dynasty Ci-Poems*. Taipei: Cheng Chung Book Company, 1975.]
- 胡朴安《南社文选》。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36年。
- [Hu, Puan. *An Anthology of Nanshe (South Society)*. Shanghai: Chinese Culture Service Organization, 1936.]
- 黄墨谷“《词林翰藻》残璧遗珠”,《词学》第7辑。上海:

- 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
- [Huang, Mogu. "Uncollected Gems by *Ci Lin Han Zao* (*Best Ci-Poems in Ci-Poetry Forest*)", *Ci-Poetry Studies* (7).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89.]
- 饶宗颐《词集考》。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 [Jao, Tsung-I. *Investigations into Collections of Ci-Poet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2.]
- 况周颐《蕙风丛书》第十二册。上海:中国书店,1936年。
- [Kuang, Zhouyi. *Huifeng Book Series*. Vol. 12. Shanghai: Chinese Bookstore Press, 1936.]
- 李康化《近代上海文人词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 [Li, Kanghua. *A Study of Modern Shanghai Literati Poetry*.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柳亚子《南社纪略》柳无忌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 [Liu, Yazhi. *A Brief Chronicles of Nanshe (South Society)*. Ed. Liu Wu-Ch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3.]
- 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Long, Yusheng. *Critical Essays Ci-Poem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7.]
- 冒怀辛编《冒鹤亭词曲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Mao, Huaixin, ed. *Collected Critical Essays on Mao Heting's Ci and Qu Poem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2.]
- 彭玉平“端木埙与晚清词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004):32-38。
- [Peng, Yuping. "Duanmu Cai and the Ci-Poetics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1(2004): 32-38.]
- 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 [Shi, Zhecun, ed. *Selected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to Ci-Poetry Anthologie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4.]
- 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 [Tang, Guizhang, ed. *Complete Commentaries on Ci-Poet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Wang, Pengyun. *Ci-Poems Printed in Four-Seal Studio*.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facsimile edition, 1989.]
- 汪兆镛《碑传集三编》,《清碑传集合集》。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
- [Wang, Zhaoyong. *Stele Transmission Collections (Three Books)*.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ress, 1988.]
- 吴梅《词学通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 [Wu, Mei. *A General Discourse on Ci-Poetry Study*.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吴熊和《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 [Wu, Xionghe. *Collected Essays on Ci-Poetry*.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 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 [Xia, Chengtao. *Qu Ran's Quatrains on Ci-Poet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9.]
- 尤振中编《清词纪事汇评》。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
- [You, Zhenzhong, ed.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f Annals of the Qing-Dynasty Ci-Poetry*. Hefei: Huangshan Books Press, 1995.]
- 郑文焯批校《郑文焯手批梦窗词》。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年。
- [Zheng, Wen, collated. *Annotations to Mengchuang Ci-Poems*. Taipei: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1996.]
- 朱惠国“‘午社’四声之争与民国词体观的再认识”,《中山大学学报》2(2014):8-17。
- [Zhu, Huiguang. "Re-consider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Debate on the Four Tones Among the Noon Society and the Concept of Ci-Poetic Form in the Republican China".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2(2014): 8-17.]
- 朱祖谋《彊村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Zhu, Zumou. *Border Village Book Serie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9.]
- 卓人月、徐士俊《古今词统》。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 [Zhuo, Renyue, and, Xu Shijun. *A Definitive Anthology of Ci-Poetry from the Ancient to the Present*.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0.]

(责任编辑:程华平)